



外国游记书丛

WAIGUO

YOUJI

SHUCONG

旅行杂记

LU XING ZA JI

〔德〕海涅 著

章国锋等 译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外国游记书丛

旅行杂记

〔德〕海涅 著
章国锋等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责任校对：张国岚

外国游记书丛

旅行杂记

〔德〕海涅 著

章国锋等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河北华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9.875 印张 218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2.00 元

ISBN7—80611—286—3/I·276

灵魂的放飞

——序《外国游记书丛》

当人们蜗居一隅封闭困惑的时候，当人们为生存奔波厌倦疲惫的时候，当昔日完美的大自然已为它不肖的子孙——人类蚕食鲸吞而终至支离破碎的时候，只有你不时地还享有那绿草丛中的酣梦，做一次灵魂的放飞。亲临山涧、高阜、古墟及茸茸的草地，或坐或卧，让娇艳的花、婆娑的树、奇崛的岩石、爽飒的风、飘逸的云陪伴你，做一个清丽的梦：梦见清清的水流、潺湲的小河，梦见野花燃遍的小山坡，梦见唐诗中牧童的笛音，梦见鸟儿悦耳的啼鸣，像一阵轻灵的音乐雨，将你淋透，而后雨过天晴，在你阴翳的心田上引进阳光，在你苍白的生命里融入色彩。

是的，你是游旅的主人，纪游的主簿，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不能发。游历时，心有山水，舟车所至，云烟朝暮，竹柏阴晴，林泉众独，猿鸟悲愉，一切皆入心腑，而山水之胜境自然声名遐迩。山水有待而人人神往，惟事、惟诗、惟文。文章故事，可以让山水有神，犹如高照千山之外的秋阳，朦胧的光线灵空得如同饮醉的月华，透着微醺，透着温柔。有

想于斯，我们先行编纂《外国游记书丛》。范围旁涉西方诸国著名纪游作家，内容杂驳，为风俗，为方物，为著作，为耶稣，为画苑，为宦游，为边防，为宗教，而独以山川游历为最。斯套书丛，借游记为规，而内山水其中，借山水为规，而内事与诗文其中，释灵魂于放飞之处，撷其深秀，成一家之言。

英伦斯蒂文生氏，驱驴入山，探幽觅胜；美利坚梭罗氏傍湖筑屋隐居，或观察、或倾听、或沉思、或梦想；法兰西高更旅居塔希提，德意志歌德游历意大利，投入地、尽情地或体验或感知，以自己的感情和生命。

德诗人诺瓦利斯如是云：“心灵的宝座是建立在内在世界与外面世界的相通之处。它在这两个世界重叠的每一点。”就在这些重叠的点上，伟大的文豪们创造了一片风景即一片心境的美学境界。用他们的永恒之笔、灵慧之眼、颖悟之心、不朽之人格，唤得真实、独特、灵动和新鲜，留下永恒的审美体验。

这些游记不仅超脱于作家自我的肉体躯壳，而且超脱于自然的物质外壳，任凭灵魂的放飞，绝对自由地翱翔于无限广漠的宇宙之中，去追寻永恒的美。

它们不仅是宇宙的永恒，更是人类精神的永恒所在。

编者

1995年2月

译 本 序

在古今中外的游记文学中，德国著名诗人和散文家海涅的游记在体裁和风格上可称独树一帜。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览山川名胜的旅行笔记，而是在自然景色的描写和风土人情的介绍中融入了大量政论、抒情、讽刺的成分，从而具有独特的情调和强大的魅力。他的游记作品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德国乃至西方许多游记作家竞相模仿的榜样。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它也是一颗熠熠发光的珍珠。

海因利希·海涅 1797 年 12 月 13 日生于德国迪塞尔多夫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十八岁中学毕业后，根据父母的意愿，于 1815 年去汉堡其叔父的银行学习经商。但他对此毫无兴趣，于 1819 年起，先后在波恩、格廷根和柏林的 University 攻读法律，并于 1825 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海涅对文学的兴趣日益浓厚，逐渐展示他在这方面的才华，写出了著名的论文《论浪漫派》(1820)和他的第一部诗集《歌集》(1821)。这使他在德国和欧洲文坛崭露头角。

由于海涅崇尚自由精神，热烈赞颂法国大革命，而他的

犹太血统也使他在德国受到社会的歧视，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移居巴黎。从此，他除了两次因探望生病的母亲而短暂回国外，再也没有踏上祖国的土地。在巴黎，他同许多进步文学家和艺术家如雨果、贝朗瑞、巴尔扎克、乔治·桑、肖邦、柏辽兹、罗西尼，以及革命思想家圣·西门、卡尔·马克思交往密切，写了大量抨击欧洲政治现状和社会现实、向往平等与自由、歌颂革命的散文与诗歌，如长诗《阿塔·特洛尔，一个夏夜之梦》、《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诗集《新诗集》，散文《法兰西现状》、《论法国舞台》、《巴黎音乐通讯》等。

1845年以后，海涅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并于1848年全身瘫痪，后来又双目失明。在此后的八年里，他在“床褥墓穴”中以顽强的毅力，用口授的方式继续进行创作，写下了许多光辉的作品，如叙事谣曲集《罗曼采罗》，散文《路苔齐亚》、《自白》、《遗嘱》等。1856年2月17日，海涅逝世于巴黎。

青年时代，特别是大学学业完成后的几年里，海涅广泛地游览了国内的许多名城和风景胜地，并先后去意大利、波兰和英国等地旅行。这些旅游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使他陆续写出了大量游记作品。后来，他把这些作品编辑为四卷本的《游记》出版。《游记》第一卷包括《哈尔茨山游记》和《北海》的第一和第二篇，第二卷有《北海》的第三篇和《思想·勒格朗集》，第三卷包括《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和《卢卡浴场》，第四卷收入《卢卡城》和《英吉利片断》。

海涅的游记文笔清新、优美，风格独特，其中现实与梦境、回忆与联想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在自然风光的描写中插

进了对时弊的针砭，诗意的情感抒发中包含辛辣的讽刺，看似轻松的笔调中流露出对祖国山川和普通人民的热爱，对德国封建统治者的专横愚蠢的愤怒，对现实的不满和忧虑，对民主与自由的向往。这使他的游记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被德国的反动当局视为眼中钉，一再遭到新闻检查官的删节，甚至被禁止。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它们在德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中广泛流传，相反，却给海涅带来了崇高的国际声誉。

这本《旅行杂记》收入海涅《游记》第一卷中的《哈尔茨山游记》，第三卷中的《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以及第四卷中的《卢卡城》和《英吉利片断》。

章国锋

1995年6月

● 目 录

译本序·····	章国锋	(1)
哈尔茨山游记·····	章国锋译	(1)
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	李清华译	(76)
卢卡城·····	韩世钟译	(160)
英吉利片断·····	李清华译	(223)

哈尔茨山游记 (1824)

没有什么是持久的，除了变化；没有什么是长存的，除了死亡。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在我们身上都留下一道创伤，如果没有诗的艺术，生命将是一次永远的流血。它给予我们自然拒绝给予的东西：一个永不锈蚀的黄金时代，一个永不凋零的春天，明朗的幸福和永恒的青春。

——伯尔纳^①

黑的上衣，丝的长袜，
雪白、体面的袖口，
温和的言谈，拥抱——
啊，愿他们还有颗心！

^① 伯尔纳 (1786—1837)，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派”的领袖。

心在胸膛里，还有爱情，
温暖的爱在心中——
啊，他们捏造相思的痛苦，
陈词滥调害我性命。

我要登上高山，
那儿有幽静的茅屋，
在那里自由地敞开胸怀，
让自由的风轻轻吹拂。
我要登上高山，
那里有骄傲的白云漂浮，
在那里深绿的枞树参天，
溪水潺潺，鸟儿歌唱。

再见，光滑的大厅，
油滑的先生，油滑的女士！
我将登上高山，
含笑向你们俯视。

以香肠和大学闻名的格廷根城隶属于汉诺威国王，有九百九十九个火炉、各式各样的教堂、一所助产院、一座观星台、一所大学生禁闭室、一所图书馆和一个市政厅地窖酒店，那里的啤酒很好。城边流过的一条小河叫莱纳河，人们夏天在那里洗澡。河水很冷，有几处是那样宽，倘若吕德尔^①想跳过去，也得助跑很长一段距离。城市本身很美，但如果用

^① 吕德尔，指威廉·吕德尔，当时格廷根大学一名擅长体育运动的学生。

背去看它，它便最让人高兴。它一定存在很久了，因为我回忆起，五年前我在那里的大学初次注册并不久便被勒令停学^①时，它已经有同样一副灰色的、苍老的、智慧的外表了，并且已装备齐全：更夫、校役、博士论文、跳舞茶会、洗衣妇、教学大纲、烤鸽子、居尔芬勋章^②、博士马车^③、烟斗、枢密顾问、法律顾问、处罚学生委员会委员、教授以及其他蠢货应有尽有。有人甚至认为，此城是民族大迁徙时代建造起来的，德意志民族的每个分支那时都在此留下了一份它的成员的放荡不羁的标本，并从中繁衍出汪达尔人、佛里斯兰人、施瓦本人、条顿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等等。在今天的格廷根，他们仍然成帮结伙，以小帽和烟管穗子的不同颜色相互区分，在魏因德大街闲逛，在草场磨坊、决斗酒馆、波韦登^④的血腥战场上格斗不休。他们的风俗习惯还停留在民族大迁徙时代，部分被称之为领头公鸡的领袖们，部分被他们古老的法典，即在“野蛮人法律”^⑤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学生社团法规管理着。

格廷根的居民一般被分为大学生、教授、市侩和牲畜，这四个阶层的区分不可谓不严格。牲畜的数量是最多的。列举所有大学生以及正式教授和非正式教授的姓名太冗烦了，而且此刻也不是所有大学生的名字都在我的记忆里，教授之中还有一些并不知名。格廷根的市侩数量一定很多，像沙粒，或者更恰当地说，像海边的污泥一样。每当我在早晨

① 1812年海涅因挑起决斗而被停学半年。

② 汉诺威国王1815—1866年颁发的一种勋章。

③ 当时大学生被授予博士学位后，便乘马车周游全市，以示荣耀。

④ 格廷根附近一村庄名。

⑤ 原文为拉丁文。

看见他们面孔肮脏，拿着白色的账单木然地站立在大学法庭的门前，我便几乎不能理解，上帝怎么会创造出这么多下贱的人。

在卡·弗·哈·马尔克斯那本地理书^①里可以很方便地读到关于这个城市的详细描述。虽然我对此书作者怀有最神圣的敬意，他是我的医生，对我很好，但我不能毫无保留地推荐他的著作，而且还要责备他，因为他对于格廷根女子的脚都太大的谬论驳斥得不够严厉^②。是的，很久以来我就研究怎样严厉地去驳斥这一谬论，因此我听了比较解剖学的课，到图书馆抄录了最冷僻的著作，在魏因德大街一连几个钟头观察过路女子的脚，并在一篇博及古今的论文中总结了这些研究的成果。我谈到了：一、脚的总论；二、老年人的脚；三、大象的脚；四、格廷根女子的脚；五、我概括了我在乌尔利希花园里^③对这些脚发表过的看法；六、我把这些脚联系起来观察，借此机会还扩展到小腿、膝盖等等；最后，七、假如我能找到这样大的纸，我还要附上几幅格廷根妇女脚型的铜版画。

我离开格廷根时天还很早，博学的某君^④一定还躺在床上，像平时一样做着美梦：他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漫步，花

① 此书为1824年出版的《从医学、物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看格廷根》。

② 在“从医学、物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看格廷根”里，马尔克斯写道：“某些吹毛求疵者声称我们的美女没有生得秀美的脚，实在不对。”

③ 格廷根城郊大学生喜欢去的一个啤酒花园，据魏德金《格廷根大学生生活》载，海涅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那里。

④ 在《哈尔茨山游记》法文版中写明是艾希霍恩，东方学家兼史学家。但海涅在他自存的德文版《哈尔茨山游记》中曾用铅笔注明是布鲁门巴赫，此人是格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家，负有盛名，曾制有无数系统化的纸条帮助记忆。海涅在此讽刺格廷根大学旁征博引的倾向。

坛里生长着写满引文的白色小纸条，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可爱的光芒，他从这里和那里摘下来一些，将它们辛辛苦苦地移栽在一个新的花坛里，与此同时，夜莺用它们最甜蜜的歌喉欢悦着他那颗衰老的心。

在韦恩德城门前，我遇见两个本地小学生，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我再也不想和特奥多尔来往了，他是个笨蛋，昨天在 Mensa（食堂）的第二格都不会变。”尽管这些话听起来无关紧要，我还是得复述一遍，我甚至想让人把它们立即写在城门上，作为这座城市的座右铭，因为大人们怎样吹哨，小孩便怎样呼叫，那些话恰当地说明了知识渊博的高尔吉亚·奥古斯塔^①那狭隘、枯燥的旁征博引的高傲。

公路上吹拂着清新的晨风，小鸟欢快地歌唱，我的心情也渐渐地开朗、欢快起来。让头脑这样地清新一下是十分必要的。最近一段时间，我被关在《学说汇编》的牛圈^②里，罗马律法的决疑人好像在我的精神上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蛛网，我的心仿佛被夹在自私的法律体系那铁一般的条文中，耳边还不时响起诸如“特里波尼安、尤斯蒂尼安、赫格摩尼安、愚蠢的雅恩”^③等声音，我甚至会把一对坐在树下的温存的恋人当作一部印有握手标记的《罗马法典》^④。大路上开始热闹起来，卖牛奶的姑娘从我身边走过，还有牵着灰色牲畜的赶驴人。走过韦恩德，我遇见了舍菲尔和多丽斯。他们当然不是

① 格廷根大学的校名。

② 对格廷根大学讽刺性的称呼。《学说汇编》是公元六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命令编纂的法学家学说摘录，共五十卷。

③ 前三者为罗马帝政时代著名法学家，后者是作者的杜撰，意在讽刺前三人。

④ 出版《罗马法典》的韦克塞尔出版社的标记为两只紧握在一起的手。

盖斯纳在牧歌中歌唱的那对甜蜜的情侣，而是被正式任命的大学司事^①。他们必须严密监视学生，禁止他们在波韦登决斗，必须时刻警惕，不要让格廷根的检疫站几十年来拒之门外的新思想被某个擅长思辩的私人讲师^②偷运进来。舍菲尔像同行一样向我打招呼，因为他也是个作家，并且在他那半年出版一次的著作里常常提到我^③。此外，他还常召见我，假如他发现我不在家，总是十分和善地用粉笔将召唤令写在我那间小屋的门上。间或也有单驾马车驶过，车上挤满假期外出旅行或永远离开此地的大学生。在这样一座大学城，人员的来去永不停息，每隔三年，人们便可以在那里见到一代新的大学生。这是一股永恒的人流，下一学期的波浪推着上一学期汹涌向前，只有那些老教授在这种普遍的运动中岿然不动，有如埃及的金字塔——只不过，在这些大学的金字塔里并没有埋藏智慧。

在劳申瓦塞附近，我看见两个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从桃金娘树丛中骑马跃出，一个以卖色为生的女人陪伴他们走上大路。她动作熟练地拍了拍马的瘦屁股，当一个青年用鞭子朝她肥大的臂部送上一些殷勤时，她高声笑起来，随后便向波韦登方向款款地走去。两个年轻人却策马扬鞭奔向诺尔腾，一路上兴奋地狂呼乱叫，并用可爱的嗓音唱起那支罗西尼的歌

① 盖斯纳（1730—1787），瑞士牧歌诗人，歌唱牧羊人的恋爱故事。多丽斯是牧歌中一般牧羊女的名字。德语中“牧羊人”读作“舍菲尔”，但这同时也是格廷根大学一个大学司事的名字，另一名大学司事名为多勒斯，与多丽斯发音相近。

② 私人讲师，未被大学聘用，但具有在大学授课资格的人。

③ 舍菲尔每半年编纂一本教职员和学生人名录，故海涅戏称他为“作家”、“同行”。

曲^①：“喝啤酒吧，亲爱的，亲爱的莉丝！”很长时间，我还能在远处听到这歌声，但两位歌唱家不久便从我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了，因为他们用马靴拼命地刺着，用鞭子无情地抽打着他们骑的那两匹似乎在根本上具有德意志迟钝性格的马。没有什么地方比格廷根人虐待马匹更厉害的了，每当我看到一匹遍体流汗的瘸腿老马为了一点点活命的草料而被我们那些劳申瓦塞的骑士们折磨，或者不得不拉着满满一车大学生蹒跚前行时，我常常想：“啊，你这可怜的畜生，你的祖先一定在天堂里偷吃了上帝禁止的燕麦！”

在诺尔腾的旅店里，我又遇见了那两个青年，一个在吃一份鲑鱼沙拉，另一个在同一个名叫 Fusia Canina^②，又称讨债鸟的黄皮肤女仆打情骂俏。他向她说了些下流话，最后他们竟动手动脚起来。为了减轻我的背囊，我取出几条在历史上颇有意义的蓝裤子，送给一个绰号叫蜂鸟的小伙计。这时，年老的女店主布塞妮娅给我送来了一份黄油面包，并且抱怨我现在很少来看她，因为她非常爱我。

走过诺尔腾，太阳已高高升起，在天空闪耀。它真诚地望着我，温暖我的头，使一切不成熟的思想变得成熟。诺德海姆那旅店可爱的太阳^③也不可轻视，当我到达那里时，发现午饭已经做好。每一道菜都很可口，比起我在格廷根早已厌倦了的、乏味的大学饭菜，没有盐味的干鱼和老白菜要可口得多。

①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但这支歌是德国大学生中流行的一首歌曲，并非罗西尼所作。

② 女仆为何叫这个名字不详。据猜测，作者出于讽刺，故意将“Furia Canina”改动一个字母。“Furia Canina”为罗马涉及遗嘱的一种法律。

③ 这家旅店的招牌上画着一个太阳。

当我的胃得到一些满足之后，我看见餐厅里一位先生和两位女士正准备启程。那位先生全身穿绿，连眼镜都是绿的，眼镜在他那红色的紫铜鼻子上投下一道光，像绿色的铜锈，他的外表酷似尼布甲尼撒国王晚年的模样，根据传说，这位国王像林中的一头野兽，仅以生菜为生^①。这个绿色的人希望我给他介绍一家格廷根的旅馆，我于是劝他，向他遇到的第一个大学生打听德·布吕巴赫旅馆。女士中的一位是他的太太，肥胖高大，有一张红色的四方形大脸膛，面颊上有两个深深的酒涡，有如爱神的痰盂，肥胖而下垂的下巴好像脸部变了形地延长，山一样耸起的胸脯上装饰着尖而硬的花边和方形的硬领，好似一座座塔楼和城堡。另一位女士是这位太太的姐姐，与刚才形容过的完全相反。如果说前一位是法老王的一头肥牛，那么，这后一位便是他的瘦牛中的一头^②。脸仅仅是一张嘴夹在两耳之间，胸部是如此令人失望地荒凉，犹如吕内堡的荒原，整个干瘪的体形就像贫穷的神学生吃的公费伙食。两位女士异口同声地问我，布吕巴赫旅馆里住的是否也是规矩人。我凭良心向她们作了肯定的回答。当这可爱的三人小组上路时，我还将身子探出窗外再次向他们问候。太阳旅店的店主狡黠地微笑着，他大概知道，那所大学生拘禁室在格廷根就叫做德·布吕巴赫旅馆。

走过诺德海姆，就是山地了。远近耸起一座座美丽的丘陵。一路上我遇见的大多是去布劳恩施魏格赶年集的小贩，还有一群妇女，每人背上都背着一只巨大的、用白色亚麻布蒙

① 见《圣经·旧约·达尼尔》：“他被逐离开了人群，吃草如同牛一样。”

② 见《圣经·旧约·创世纪》。法老梦见七头肥母牛，随后又梦见七头瘦母牛。此梦预示七个丰年之后将有七个荒年。